

次经导论

Introducing the Apocrypha



创于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次经导论

信息、语境和意义

〔美〕大卫·A. 德席尔瓦 著

梁工 吴珊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次经导论/(美)德席尔瓦著;梁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 - 7 - 100 - 07278 - 6

I. 次… II. ①德… ②梁… III. 圣经—研究 IV. 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908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次经导论

信息、语境和意义

〔美〕大卫·A. 德席尔瓦 著

梁工 吴珊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278 - 6

2010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 1/4

定价: 55.00 元

序　　言

在《次经》面前屈下心灵之膝：犹太神学的至高点

我在杜克大学有一个共处过二十多年的亲密同事，是那里附属教堂的主任詹姆斯·克莱兰（James Cleland）博士。克莱兰博士喜爱翻阅《玛拿西祷词》，思索他本人是个基督徒犹太人呢，还是个犹太裔基督徒。他常讲一个南方浸信会牧师的故事，说那位牧师打开布道坛上的圣经，从中选出那段早期犹太祷词宣读。会众们对那段祷词的“基督教”性质甚为惊异，事后告诉他那是他们曾经听到过的最具远见卓识、最有意义的祷词之一。然而他们坦言道，无法从自己的圣经中找到那篇文献。他告诉他们，它就在他们布道坛上的圣经中。

克莱兰和那些基督徒抓住了要领，《玛拿西祷词》的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忏悔祷词之一。一次萨缪尔·赛德迈尔（Samuel Sandmel）对我说，它应当被“正典化”，收进赎罪日（Yom Kippur）的公祷书中。公元70年以前耶路撒冷圣殿的赎罪日仪式由大祭司和利未人操持，那时流行的公祷书内容我们一无所知，但可以设想，《玛拿西祷词》很可能在每年的那个时刻诵读——不仅在私人场合，也在犹太会堂的公开场合诵读，不仅在巴勒斯坦，也在流散之地诵读。或许有人在圣殿里诵读它，一面呼求上帝，一面忏悔其罪孽而恳求宽恕。

那些毕生致力于钻研祈祷文的人士常说，最深刻的属灵祈祷文是早期犹太人的作品。继而，我经常听说《玛拿西祷词》被人引用。有一

次,正当我觉得对话者对早期犹太祈祷文一知半解之际,惊奇地听到下面的回答:“噢,我不记得你们学者给那些祈祷文取了什么名字,我只对祈祷文的属灵内容感兴趣。”接着,那人仅凭记忆就对《玛拿西祷词》出口成章:

可是现在呀,在深深的谦恭中,
我屈膝祷告,祈求你的怜悯。
我犯过罪呀,主啊,我犯过罪;
我忏悔往昔的罪行。
主啊,我求求你,
宽恕我吧,宽恕我吧!

10

(《玛拿西祷词》第 11—13 节)

尽管布道时痛心疾首,著述时也信誓旦旦,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并不承认他们的罪过,也不因其罪孽而忏悔。事实上,他们在圣殿中设立了每年一度的礼拜仪式,专门用以忏悔罪过并祈求上帝的宽恕。在那赎罪日的仪式上,就连大祭司也浸入用来洁净的水中,然后穿上考究而华贵的外袍,公开检讨其罪过。直到数百年后犹太人仍记得他的言词:

主啊,我干过不法的事,冒犯了你;我和我的家族都在你面前
犯了罪。

主啊,宽恕那不法、冒犯和诸般罪行吧,那是我所犯下的;我和
我的家族都在你面前干过不法的事,冒犯了你,犯下诸般罪行。

(《密西拿·尤玛》3.8)

玛拿西是古代以色列最邪恶的国王,《玛拿西祷词》设想了他意识到并承认其罪孽的情景。然而学者们大多认为,那篇祷词出自一个耶稣之前不久的犹太人之手,而被置于玛拿西的口中。于是,那篇作品便兼有“次经”(未见于由《希伯来圣经》体现的正典中)和“伪经”(据信由某个古代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写成)的性质。所以《玛拿西祷词》就既被

收进《旧约次经》的文集中，也被收入得名“旧约伪经”的更大规模的早期犹太宗教文献汇编中。随着知识视野的拓宽，我们得知《玛拿西祷词》既然获得了第二正典的地位，便被收入《希腊正教圣经》和《斯拉夫正教圣经》中，自然，也被罗马天主教所广泛应用。我们沉思默想经卷中含有圣言之正典文献的边界时，听到了发自人类心灵深处的呼喊，那喊声念诵着《玛拿西祷词》，在异乎寻常的心境中期待着上帝的疗救和宽恕，乃至屈下其心灵之膝。

渴望追寻其古代根底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有必要了解——确切地说是阅读那些所谓的次经卷籍。实际上，《旧约次经》的所有卷籍目前皆见于《新标准修订版圣经》。另一些著作，连同其他许多犹太宗教文献，则被收入《旧约伪经》（两卷本，锚圣经资料文库，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83—1985年版）之中，能够方便地查找到。

大卫·德席尔瓦的《次经导论》对这批古代著作进行了最佳的评介。¹¹一些教授肤浅地断言《旧约次经》是一批补入《七十子希腊文译本》的卷籍，德席尔瓦对此说予以明智的否认。此说的失察之处在于，它未指出该书目是随着《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之古代手抄本内容的不同而变化的。德席尔瓦因而采纳了涵盖各版本的次经定义。他帮助感兴趣的读者去理解那批古犹太著作的信息、语境和重要意义。他用鲜活而富有魅力的散文著书立说，以博学多闻和远见卓识引领读者走进一批伟大犹太心灵的精神世界，那些心灵曾被由上面传来的启示所浇灌。正如德席尔瓦所阐明的，《次经》对于信仰而言绝非某种威胁，相反，“对于信仰，尤其对于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的犹太民众的信仰而言”，它们本是“不可或缺的见证”。

德席尔瓦的《次经导论》有哪些独到之处和重要性？我发现它有以下特别适用的特色：

- 它阐明了《死海古卷》的重要性，尤其叙述了诸如《便西拉智训》和《多比传》等一批文献的传播过程；
- 借助于将社会科学和社会修辞学的方法论及洞察力融会

贯通，它丰富了我们对《次经》的理解；

- 它揭示了申命派对恶人亨通、义人受苦原因之解释的普通适用性，即，它乃是对神义论之富于活力的阐释，特别是在民族灾难的背景下；
- 它显示出那批文献何以成为神圣经典的评注之作；
- 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新约》的作者们何以更注重改写那些形成于他们那个时代、直接充满了上帝持续启示的作品，而非古代文献；
- 它揭示出耶稣的教诲深深植根于早期犹太神学土壤的事实。

许多犹太人和不止个别早期基督徒都从《次经》的话语中领悟上帝之言。在耶稣时代，汇聚神圣著作的正典尚未封闭，其边界尚无明确的限定。人们不仅能把《次经》想象为古代圣卷的次要著作，而且能想象为古代圣卷之主要著作的一部分。一系列天才人物熟悉《次经》，将其推崇为上帝圣言的宝库，其中包括早期教会的英才德尔图良、奥利金、优西比乌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他们的阅读方式通向灵性的养育，能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归属。

上帝听到恶王玛拿西的祷告了吗？确如所有早期的犹太祷言一样，那篇祷言也证实了上帝总会答复真诚悔罪的祈祷者。请注意《玛拿西祷词》的结束语，它见证了上帝“赦免悔罪的人”，继而以如下语词终篇：

你将宽恕怜悯赐给我，

尽管我愧对于此，

你还是出于仁慈拯救我。

由于你的拯救，我要永远赞美你，

此生此世不停息。

全体天军唱颂歌，齐声赞美你，

称颂你的荣耀万古长存。

(《玛拿西祷词》第 14—15 节)

德席尔瓦教授正确地强调道:《玛拿西祷词》“表现了上帝无穷无尽的宽恕”。

詹姆斯·H.查尔斯沃思

于普林斯顿神学院

前　　言

我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時就開始了陪伴《次經》的旅行，那次我在一個不大吸引人的布道會上翻看《公禱書》，發現幾篇用于特定時日的經卷讀物，它們摘自幾部我不熟悉的聖經卷籍。後來我從教會的“信仰條例”中得知那些卷籍被列在《次經》中，推薦為用以訓導的文獻。於是我就從那個教會的圖書室借出一本《修訂標準譯本》的《次經》，瀏覽了《所羅門智訓》和《便西拉智訓》。我知道我正在閱讀一些非同尋常的著作，即使它們未被收進我的《聖經》里。我暗自下了決心，有朝一日一定要認真地重溫那部文集。二十年以後，我有了機會。

本書的讀者應在手頭預備一部《次經》，將本書用為閱讀那些原初文獻的輔助性讀物。當本書提到《次經》的某个章節時，讀者應當相應地打開那些章節來閱讀。雖然這樣做會放慢閱讀現有文本的速度，它却能使人在漫長的行程中得到更多的回報。

我願對支持我寫作這本書、為我提供了極大便利的人們表示謝意。一批優秀的導師使我酷愛兩約之間的猶太文學，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 J. H. 查爾斯沃思和 C. R. 霍拉迪。吉姆·韋弗寬厚地接納了我的著書提案，並向我傳達出版方對出版該選題的承諾。他在貝克學術出版社的繼任者吉姆·金尼仁慈大度地支持了一個承繼而非選擇的課題。當然，他的編輯助手及其出版流程中的工作人員也應得到高度贊譽，由於他們的勤奮工作，這部書稿才得以轉換成精美的著作。阿什蘭

德神学院学术委员会和校长允许我休假一个学期,以便投入此课题的写作,他们的支持与我所有的学术努力同等重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忱。我的研究助手杰弗里·范德霍夫牧师付出大量时间协助我搜集所需要的图书和论文,并编出参考书目。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多娜·简和三个儿子,他们允许我把平常的许多时光用于这本书的写作。晚间当然属于休闲娱乐!*

* 此句的原文是 The evenings, of course, belonged to light-saber duels, dinosaurs, and LEGO! 其中 light-saber duel 指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中人物使用的光剑, dinosaur 指有关恐龙的电影,比如《侏罗纪公园》之类,LEGO 指一种儿童玩具,用塑料块组成各种形状,类似积木又不同于积木。作者是说,白天进行紧张的写作,晚上的时间当然属于这类休闲活动。

缩略语对照表

General 普通术语

AB(Anchor Bible) 《锚圣经》

b. (*Babylonian Talmud*) 《巴比伦塔木德》

Bib(*Biblica*) 《(拉丁文本)圣经》

CBQ(*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天主教圣经季刊》

JB(Jerusalem Bible) 《耶路撒冷圣经》

JBL(*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圣经文学杂志》

JSHRZ(*Judische Schriften aus Hellenistisch-romischer Zeit*) 《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作品》

JSJ(*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the Persian,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波斯、希腊和罗马时期的犹太教研究期刊》

JTS(*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神学研究杂志》

KJV(King James Version) 《詹姆士王译本》(《钦定译本》)

LXX(*Septuagint*) 七十子希腊文译本

m. (*Mishnah*) 《密西拿》

MT(*Masoretic Text*) 马索拉经文

NEB(*New English Bible*) 《新英文圣经》

NJB(*New Jerusalem Bible*) 《新耶路撒冷圣经》

NRSV(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新标准修订版》

RSV(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标准修订版》

t. (*Tosefta*) 《托塞夫塔》

TEV(Today's English Version) 《今日英文译本》

Apocrypha 《次经》

Tob. (Tobit) 《多比传》

Jdt. (Judith) 《犹滴传》

Add. Esth. (Additions to Esther) 《以斯帖补篇》

Wis. (Wisdom of Solomon) 《所罗门智训》

Sir. (Wisdom of Ben Sira) 《便西拉智训》

Bar. (Baruch) 《巴录书》

Let. Jer. (Letter of Jeremiah) 《耶利米书信》

Add. Dan. (Additions to Daniel) 《但以理补篇》

Pr. Azar. (Prayer of Azariah) 《亚撒利雅祷词》

Sg. Three. (Song of the Three Young Men) 《三童歌》

Sus. (Susanna) 《苏撒拿传》

Bel. (Bel and the Dragon) 《彼勒与大龙》

1 Macc. (1 Maccabees) 《马加比传上》

2 Macc. (2 Maccabees) 《马加比传下》

1 Esd. (1 Esdras) 《以斯拉上》

Pr. Man. (The Prayer of Mansseh) 《玛拿西祷词》

Ps. 151(Psalm 151) 《诗篇·151篇》

3 Macc. (3 Maccabees) 《马加比传三书》

2 Esd. (2 Esdras) 《以斯拉下》

4 Macc. (4 Maccabees) 《马加比传四书》

目 录

序言（詹姆斯·H. 查尔斯沃思）	i
前言	vi
缩略语对照表	viii
1 导论：《次经》的价值	1
2 历史语境：“异族的枷锁”	34
3 《多比传》：“更好的行为是慈善与公义相伴”	58
4 《犹滴传》：“听我的，一个寡妇的祷告”	86
5 《以斯帖补篇》：“全知上帝和救主的佑助”	116
6 《所罗门智训》：“义人得永生”	137
7 《便西拉智训》：“天下智慧皆与《托拉》休戚相关”	170
8 《巴录书》：“以十倍的热忱回归家园去寻找上帝”	227
9 《耶利米书信》：“它们不是神，不要畏惧它们”	248
10 《但以理补篇》：“让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帝”	258
11 《马加比传上》：“藉此家族获得拯救”	286
12 《马加比传下》：“上帝的大能在此彰显”	312
13 《以斯拉上》：“留给我们根和名”	328
14 《玛拿西祷词》：“忏悔者的上帝”	348
15 《诗篇·151篇》：“他使我成了羊群的牧者”	354
16 《马加比传三书》：“以色列的救主是神圣的”	357
17 《以斯拉下》：“至高者惦记着你们”	379
18 《马加比传四书》：“反抗是高尚的”	413

Ⅱ 次经导论

参考文献	446
作者索引	461
主题索引	466
圣经及其他古代作品索引	475
译后记	503

导论

《次经》的价值



为什么研究《次经》？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暗昧不明。说到底，这批作品不是未被犹太人收入其视为神圣的正典中吗？它们不是也未被新教改革者收入其认可的经典中吗？新教改革者主张唯独圣经含有上帝对其救赎之道的启示，所以小心翼翼地清除了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卷籍。就许多其他基督徒而言，这个问题同样难以理解——只不过出于某种大相径庭的理由罢了。天主教或东正教信徒可能会说：“归根结底，它们难道不是圣经的构成部分吗？两千年来，它们难道不是一直被体现了我们传统的顶级人物阅读、应用并予以崇高评价吗？”^①或许正是那些构成基督肢体的重大教派之间的相互纷争，造成许多新教基督徒对《次经》的误用、忽略和最终的质疑，同时又导致罗马天主教徒对那些文献的相当果断的提升。这本书的著

^① 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徒不以“次经”(apocrypha)谈论这批著作。取而代之，他们用“第二正典”(deuterocanonical)一词将这组增补“正典”经卷之书与《旧约》的“第一正典”(protocanonical)经卷相区别。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徒倾向于将“次经”一词用为“伪经”(pseudepigrapha)，那是一大批约略形成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的犹太文学作品，甚至位于扩展后的正典外部。其中包括《以诺一书》、《十二族长遗训》、《禧年书》、《巴录二书》，以及其他许多篇目。“伪经”一词意谓“签署虚假作者名字之作”，其真实作者假设自己是某个著名的《旧约》人物，例如以诺、亚伯拉罕或巴录，并用他的名字写作。这种做法虽不普遍，却是这批著作的常见特征，而且不限于非正典之作。《传道书》肯定不是大卫之子所罗门的手笔；耶路撒冷的以赛亚似亦未写出所有被收入《以赛亚书》的预言。

述目的之一,就是引导读者从过去把《次经》视为某种造成基督徒社团分裂之物,转而按照其本来面目观察它们,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作出评价。¹⁶

何谓《旧约·次经》?

在许多人尤其是新教基督徒看来,《次经》是一批被禁之书或异端之书的汇集,应当小心谨慎地避免与其接触。该词本身意谓“隐藏之物”(*apocrypha*,亦作 *apocryphon*,一般译为“次经”),而形容词“隐藏的”略带贬义,指“由于某种意图而藏匿的”、“可疑的”、“异端邪说的”。然而,这种评价更多地来自数百年间对其实际文本的缺乏了解,而非对其文献意义和价值的均衡估量。

《旧约·次经》远非对信仰的威胁,而是对信仰不可或缺的见证——对那些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信仰来说尤其如此。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形成于巴勒斯坦、亚历山大(埃及)、安提阿(叙利亚),可能还包括波斯(成书于被尼布甲尼撒逐离家园后散居在巴比伦的庞大的犹太社群中)。其中一些最初用希腊文写成,那是公元前3世纪以后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共同语,其余的用希伯来文或阿拉米文写成。

这批著作见证了在一个喧嚣动荡的历史时期对以色列的上帝持守信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政治激变的年代,一系列大帝国争霸天下;对犹太教本身来说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期,希腊文化的诱惑使许多人不再坚守摩西之约(《托拉》),其强劲的诱惑致使不少犹太人顺从了希腊主义的风俗和文化(“希腊生活方式”)。《次经》见证了诚信的犹太人在一个混乱不堪(通常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如何过一种忠实于上帝的生活。如果说一种纵贯整个文集的共同主题尚难以辨认,那么,这批文献中许多作品的主要关注便涉及犹太人如何回应希腊主义的挑战,如何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在希腊世界中顽强地生存。或许正是《次经》的这

一点最能将我引向这批文献，因为类似的问题依然面对着信众：上帝的当代子民正面临着种种犯罪的挑战和威胁，我们应当怎样在自身的世界找到对上帝的诚信回应？

次经卷籍肯定回答了当时人们的关注，激励了当年的犹太人，因为它们曾经广为流传，并被保存给子孙后代。较之对巴勒斯坦犹太人，这批卷籍对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显示出更大的重要性，虽然源于巴勒斯坦的几部著作仍然为人们阅读，甚至被人们引用（如《便西拉智训》），其中（如《犹滴传》和《马加比传上、下》中）的故事也被完整地传诵到拉比时期，尽管它们并不具备“正典”的资格。或许这是因为，那些生活在犹太祖先家园外部的犹太人更强烈地感受到持守信仰所遇到的挑战，虽然希腊主义在巴勒斯坦也逐步呈现出推进之势。

17

早期基督教会亦将这批文献接纳为有益的著作。它们对《新约》及早期教父们的影响将使那些惯于视《次经》一文不值或危险可怕的人们惊奇不已。它们的适用范围也能从其被收入旧约希腊文译本（称为七十子希腊文译本，缩写为 LXX）的某些重要抄本中得到证实。七十子希腊文译本的译事始于公元前 250 年左右将圣经的首五卷即《托拉》翻译成希腊文。由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懂希伯来文者越来越少，先知书和作品集的翻译也在所难免。这批译文最终覆盖了《希伯来圣经》的所有卷籍，但也陆续收入几部两约之间的著作。^② 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旧约》正典基本上体现了七十子希腊文译本的原貌，而新教的《旧约》则返回早期拉比犹太教，与其对圣经范围的界定保持一致。

^② 但是，我们无法确定使用七十子希腊文译本的犹太社群应当对这种创新负责，因为我们仅有的手抄本证据来自公元四五世纪的基督教社群。事实上，公元 2 世纪犹太人从传统中排除了其经卷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而赞成较为晚近的、由诸如阿奎拉和提奥多田一类犹太学者执笔的更被官方认可的译本，那些译本只收录见于希伯来正典的著作，以致不涉及次经各卷（虽然提奥多田的《但以理书》确实收入了几个补篇）。欲知对七十子希腊文译本之成书过程的精细述评，参见乔布斯、德席尔瓦（deSilva 2000:23—104）的论述。